

从浪漫热恋到柴米油盐,他将婚姻、家庭桩桩小事炼成人生大智慧

谢谦:大学教授笔下的婚姻 40 年

分享:从独乐乐到众乐乐

狮山不是山,是川西平原常见的灌木丛生的山坡,“我的硕士母校四川师范大学坐落其上。我与媳妇,一生巴山之东,一生蜀水之西,生小不相识,竟能在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中,牵手狮山”。从天涯博客搭建“短亭长亭”,到新浪微博“种豆得瓜”,谢谦与学生和网友分享人生的苦与乐,被网友善意地调侃为“花式秀恩爱”和“撒狗粮”。“据说这些‘狗粮’是治愈系,可以治疗‘恐婚症’和‘不育症’。”他说。

虽然是高校教授,谢谦却自称身上有种“大巴山的匪气”,但与媳妇初相识的情景他记忆犹新——在学校排球场上英姿飒爽的那位女球员,“那个球仿佛一下扣在我心上”。于是“心荡漾起来,魂不守舍”。1982 年的春天,他研一,和上大三的爱人初相识。“我送她的生日礼物,也是唯一一次送她生日礼物,是一本普通影集。在影集扉页,贴着用花笺纸精心打印的德国夜莺诗人海涅的诗。”

谢谦如今仍然在说,自己和媳妇走在一起,像是旧社会长工拐走了地主家的小姐。按照当年择偶标准,男生须身高一米七以上,“我海拔一米六五,属于‘全残废’。媳妇为何东选西选,选上我这个漏油的灯盏?坊间有若干谣传,一说我猛追媳妇到女生宿舍楼下,挥舞着《唐诗三百首》大叫:你随便选一首,看我能不能背诵?一说我骑车过女生楼,假装刹车失灵,把媳妇撞倒在地,由此天天跑女生楼献爱心,把媳妇感动得一塌糊涂。”没想到,媳妇却说,莫要去辟谣,“让大家觉得我们好浪漫哟!”

就这样,在“瓜娃子”(傻瓜)和“颠翎子”(爱出风头)的相互爱慕中,“鲜花就插在了牛粪上”。

作为四川大学首届“最受学生欢迎教师奖”获得者,谢谦说:“我就是爱记录、分享,不喜欢藏着掖着,毕竟生活就是由这些生动的细节构成,而不是由概念组成的,现在想来,这大概就是我的‘作家’潜质了。”今年 68 岁的谢谦说,作为自己生活的记录和分享,《结婚记》既不是“劝婚书”,更不是“恋爱秘籍”或“婚姻宝典”,而是教人热爱生活的书。

他和媳妇本就多有不同:妻子退休前是川师大化学系副教授,富有刨根问底的“科学

精神”,丈夫则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生活中常流露出些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处世哲学;妻子喜欢一切体育赛事,连铅球比赛都能看得津津有味,丈夫却对此完全无感;妻子注重仪容仪态,40 年来没有放弃塑造丈夫的伟岸形象,丈夫却自由散漫,总是掉链子……但他们又是如此默契:昔年陋室,二人与友邻闲时“拱猪”(一种扑克游戏)“打平伙”(凑份子吃饭),暴雨中修屋顶,楼道里战硕鼠;外出旅游时,近视的丈夫看旅游图,远视的妻子看路标,“连眼睛都能优势互补”。

婚姻:“复古”画风只因对爱的珍视

谢谦认为,恋爱、结婚,最应看重的,还是“这个人”,“如果当下年轻人结婚前都只想看要有大房子豪华车子,将人生最美好的事变成一桩讨价还价式的买卖或互探对方底细的谈判,那就很煞风景了。”他与媳妇算是“裸婚”,“工资往往只是应付吃饭这件事,地地道道的‘月光族’。我们住的地方,从筒子楼单间到有袖珍厨房的蜗居,再到有卫生间的两居室小户型,因为不肯假离婚换大房子,直到我 42 岁评为正教授,才有了 78 平方米的三室一厅的新房子。”

细心的读者发现,但凡有矛盾,谢谦总是嘴上喊着坚守阵地,不久就妥协投降。“其实我在‘妥协’这方面做得不好。”谢谦说,相比于一吵架,只要夫人不烧饭,立马就“怂”的各位老朋友,自己是没有这方面“软肋”的,“主动妥协?我不是这种人——因为他们都不会做饭!”起初年轻夫妻分工,“喵奶奶”负责洗衣服,谢谦负责烧饭,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喵奶奶”彻底获得了自由,唯有谢谦仍然围着锅边转,“现在我媳妇去儿子家带孙子,留我一个在家,兄弟们还会问:哎呀你怎么吃饭?我说这还用问,当然是自己烧!我不单能给自己烧饭,还要给老婆烧,儿子全家来吃饭,也是我烧!”



■谢谦与夫人在新书分享会上



■1987 年的作者夫妇

果然守在锅边,便有了底气。但在旁人眼里,这一切便多是因为媳妇“喵奶奶”——如此美丽优雅的人,却要把柴米油盐的生活琐碎拌着平日里一言一行被写成段子,一并“端”到网上任人品评,着实是不一般的胸怀和气量。

谢谦笔下的婚姻生活颇为“复古”,有吵起架来“拿东西朝人丢”“互相置气轮流绝食”的经典桥段,也有“借孩子下台阶”的高端操作。几番斗法下来,用他的话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跟媳妇斗法了,我道高一尺,她就魔高一丈。大家问:‘谢不谦,你咋也怕老婆了?’我笑道:‘长大了,懂事了!’”

育儿:教授的儿子不必是教授

“结婚生娃我会不会特别累啊”“自由没了,那还不如不结婚”……对于如今年轻人的观点,谢谦有自己的看法:“我母亲曾说,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无私的。我当了父亲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关注生活中儿童成长的问题,更希望以成年人的能力为他们构建更好的未来。结婚、生娃可能没了单身时的潇洒,但这并非‘牺牲’,而是传承、延续的必然。俗话说‘幼吾幼及人之幼’,为人父母,会更加明确自己需要肩负社会责任,未来对‘我’来说,再不是与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的一个名词。”

在旁人看来,谢老师夫妇的教育非常成功——儿子乐观、自立、有责任感,和父母关系融洽,连他们的旅游都是由儿子来定攻略、订机票酒店。时间一晃而过,转眼间孙子已经 10 岁了。“我最初做爸爸,唯儿子之命是听,比媳妇还媚上。”谢谦记录了这样的情景,“有一天,我正在书房看‘之乎者也’书,媳妇推门而入,神经兮兮地说:‘发现情况!’原来,儿子把一封信揉成纸团,扔在马桶里,却未被冲走,被媳妇小心打捞起来,湿漉漉摊在卫生间的地板上,让我去看:是不是恋爱信?她铺上几张报纸,命令我趴在地上看。我堂堂四川大学教授,在讲台上指点江山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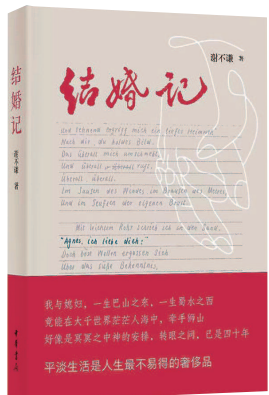
咤风云,在家里却迫于媳妇的淫威,像个虾爬虫,五体投地,趴在地上,把这份截获的‘秘密文件’仔细研究一番,爬起来汇报:‘像是女生的字迹?但是鼓励儿子好好学习的。’媳妇晓得我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生怕我为儿子打掩护,居然命令我再次趴在地上,将女生写的信高声朗读给她听。我不敢抗命,趴在地上,学着娇滴滴的女声,用四川普通话,把信唧唧呀呀朗读了一遍。”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第一次去上海,夜晚黄浦江边的扶栏,密密麻麻挤靠着一对对卿卿我我、耳鬓厮磨的青年男女。这些热恋中的情侣,家里空间太小,记得有一篇反映上海住房条件的报告文学,讲不少家庭三代人挤在一二十平米的蜗居,于是年轻情侣只有跑到这里相会。那时候上海年轻人可没有百平米的婚房,但整个城市特别有青春的朝气。”谢谦和记者谈起自己与上海的“初见”。现在,许多父母生怕孩子将来不如自己,从幼儿园便拼了命“卷”,但谢谦并不认同,他说,“我自认为是好父亲,从来不给儿子灌输出人头地、恶性竞争的人生观,更没给他施加学习的或精神的压力,而是给他鼓励和关爱,尽可能为他减压。”

40 年携手并肩,回首不过一瞬。去年,谢谦与夫人钱一鸣迎来“红宝石婚”。由好友推荐成为谢老师“粉丝”的马燕想着这一年一定要给谢老师做本书,并且做得漂亮。她特意跑到珠宝市场,拍下许多红宝石照片,“请美术编辑从照片中提取了最接近红宝石本身色彩的颜色,用在了《结婚记》一书的腰封上。”而美术编辑也是谢老师的“粉丝”,特地把那首谢老师年轻时写在相册扉页上的诗的德文版放上了封面——

你美好的肖像,到处萦绕着我,到处呼唤着我,你无处不在,在风声里,在海浪的呼啸里,在我胸怀的叹息里。我用轻细的芦管写在沙滩上:“阿格内丝,我爱你!”

——德国诗人 海涅



■《结婚记》由中华书局出版